

## 人生的後半句

前幾天重溫千禧年的港劇《十月初五的月光》（又名《澳門街》）。突然被男主角文初（張智霖飾）的一句話觸動：「不知道是澳門這座城市陪我們長大，還是我們陪着這座城市變老。」

如果與這句話共情，不管是前半句、後半句還是一整句，那麼，很可能你跟我一樣，感到已經進入了人生的下半輩子。特別是假如立刻被後半句帶來的傷感惆悵所纏繞，那就更加確鑿了。年輕人，是不太在意這句話的。在他們的認知裏，「老」是一個遙遙無期、毫不相干的東西，所以對後半句就遲鈍無感；而缺少這種對比，前半句同樣也就失去了撥弄心弦的彈力。

這句話的中間，是一個戛然而止的逗號。但真實的人生沒有那麼快的轉折，而是緩慢的歲月催人老。總會有那麼一個瞬間，會毫無徵兆地讓人有格外透徹的體會。春節時回到老家，這次突然發現，那些曾經每天打招呼的叔叔阿姨們，大部分都已經七十多歲了。其實不奇怪，自己都已步入不惑之年，只是記憶還停在那個他們頭髮烏黑、走路生風的年代。從小叫慣了的「叔叔阿姨」，這輩子還能有多少機會、再叫上幾聲呢？

縣城是越來越漂亮了，新的高鐵站、商廈，新的咖啡館、快餐店，但凡大城市裏有的，這裏也都齊全了。但卻漂亮得有些陌生。每到一處，總不由自主地在內心丈量着昔日的光景。翻新的通信營業廳，曾是初中時常去買郵票的老郵局——居然已經是三十年前了。那時，一封信的往返，常常要經歷一個多月的煎熬盼望。如今一切都是「秒回」，快得讓人來不及想念。

農貿市場一角，一群小童恣意地燃放花炮。城市正在陪着他們長大。其實，這是同一座城。只不過，不同的人，翻開的是不同的頁碼，讀到不同的句子。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 任性抱卵蝦

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納達省，有個叫莫特里爾（Motril）的小港口。就在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產出了全國甚至全世界都負盛名的蝦界「頂流」——Quisquilla de Motril，一長串單詞缺一不可，前面拉丁文範的Quisquilla是牠的正式稱呼，而後面de Motril這個產地名號，就意味着不同尋常的身價了。

翻譯成中文，有人叫牠抱卵蝦，也有人叫莫特里爾長臂蝦。我更傾向於後者，帶着地理標籤，才解釋得清牠名聲大噪的原因。蝦本身個頭不大，也就五厘米左右，細長的觸鬚很醒目，而更讓人驚嘆的，則是腹部那抹亮藍色的卵，如同一顆藍寶石，足以把牠跟其他任何蝦區分開來，也足以讓老饕們前仆後繼，只求一覽真容。

牠之所以能在海鮮橫行的西班牙如此「囂張」，還得益於出生地的神奇。莫特里爾港是一個海拔驟然下落、懸崖峭壁與大西洋相接的「詭異」之地。而長臂蝦們恰好喜歡在水深六百多米的岩石海底生活，那裏環境特殊，大型漁船無法靠近，危險的岩石會直接撕毀漁網，所以捕撈必須依賴人工。沒有工業化的殘暴，也沒有刻意催熟，當地漁民們從古至今都保持着跟大海之間古老親近的關係，用真誠去跟時間作交換。除了捕撈，烹飪蝦的方式也很「任性」，是極簡的「輕煮」：一鍋剛燒好的熱水，撒把鹽，將活蹦亂跳的小蝦迅速倒入，眼看着蝦身從半透明轉為淡粉、蝦卵依舊晶瑩，便果斷撈起用冰降溫，多一秒則老，少一秒會生。當你撥開薄如蟬翼的殼，不需要任何醬料，只需擠幾滴檸檬汁，送進嘴裏，馬上就體味到蝦卵在舌尖爆裂的快感。蝦肉帶着海水氣息的柔嫩，飽滿、汁水充沛。這一口，好似優雅與張狂共舞，誓要橫掃你的味蕾。這份任性，在紛擾的世界裏，也來得剛好。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今年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小組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高文一句「現在大家急得不得了，生怕沒有養上『龍蝦』」。道破AI領域最近火熱的現象。這隻被呢稱為「龍蝦」的開源AI智能體Open-Claw，正以席捲之勢闖入大眾視野，從民間極客到政務部門，從深圳街頭到全國開發者，一場「養蝦熱」悄然興起。

不同於只能網頁聊天的傳統AI，OpenClaw是能「接管電腦」的數字助手。熱潮之下，深圳率先搶灘智能經濟新賽道。三月六日，一家網

絡企業在深圳騰訊大廈開設線下服務點，免費提供OpenClaw安裝部署與模型配置，近千人排隊爭當「養蝦人」，不少人跨城而來，足見市場熱情。深圳福田區政務系統率先落地本地化「政務龍蝦」AI數智員工，配備公務員專人監護，在安全框架下實現人機協同辦公，為基層減負增效。深圳龍崗區更於三月七日推出「龍蝦十條」新政，以零成本啟動為核心，免費提供部署服務、政府補貼平台、助力「一人公司」輕裝上陣。

從民間狂歡到政務落地，再到地

方政策加持，OpenClaw的火爆印證了AI從「對話」向「執行」躍遷的產業趨勢。智能體不再是實驗室概念，而是走進日常辦公、產業服務的實用工具，為數字經濟注入新動能。

但狂歡之中，安全警鐘已然敲響。工信部網絡安全威脅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揭露了OpenClaw部分實例引發的信息洩露、系統受控等問題。網絡企業的技術人員也提醒，本地部署若權限失控，可能導致誤刪文件、洩露隱私，雲端隔離環境能有效降低風險。

OpenClaw代表的AI智能體，

是下一代生產力工具的重要方向，但其高權限、強執行的特性，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戰。深圳「龍蝦十條」的推出，是城市對智能經濟的敏銳布局；工信部的風險提示，則是產業行穩致遠的必要提醒。「養蝦熱」折射的，是中國AI產業擁抱開源、搶抓機遇的活力，更考驗着社會各界平衡創新與安全的治理智慧。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 司馬光故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勸誡人們要節儉的警語，出自司馬光的家訓《訓儉示廉》。前段時間經過河南光山縣，那裏的司馬光大道、司馬光廣場、司馬光小鎮等路標，都在告訴路過者，這裏是司馬溫公故里。

北枕淮河水，南依大別山，光山地理處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帶，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它兼具南北風韻，因此素有「江南北國、北國江南」之稱。而坐落於縣城正大街中段的司馬光故居，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標之一。

故居南側設有司馬光生平展室，陳列其生平事跡及《資治通鑑》編纂歷程。院內藏有宋代石碑等文物，還有一口「司馬井」，據說以前當地小孩出生三天後要進行洗澡的儀式，司馬光出生時曾用這口井裏的水「洗三」。西院牆下有一組「司馬光砸缸」塑像，這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年幼的司馬光在庭院中與夥伴玩耍，有個小孩不慎掉進水缸，其他同伴嚇得驚慌失措，危急時刻，司馬光沉着冷靜，迅速撿起大石頭向水缸砸去，落水孩童得以脫險。

《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今天有文物專家對比甕與缸的構造，也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司馬光砸甕」。

在司馬光故居，可以看到塑像中的容器採取的是小口小腹，這是甕的特徵，相比之下缸多為大口構造。

司馬光名字裏的「光」字，其實亦與光山有關。包括清代《光山縣志》在內的多件史料記載，一〇一九年司馬光出生時，其父親司馬池正出任光山縣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

「光」。這種用取名來紀念某地的方式在當代也不乏例子，一九五〇年，藝術家陳佩斯的父親陳強到布達佩斯訪問演出時，正逢陳佩斯的哥哥在北京出生，便取名為陳布達，數年後二兒子出生，取名陳佩斯，合起來組成「布達佩斯」。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 遺憾的是那些「我們本可以」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美國作曲詞家斯蒂芬·桑德海姆與百老匯導演哈羅德·普林斯合作了諸多經典作品。一九八一年，他們根據同名話劇創作了音樂劇《我們歡樂前行》，然而這部作品在百老匯上演時票房和評論雙雙滑鐵盧。

隨着時間推移，《我們歡樂前行》詞曲之妙、劇本結構之巧和立意之深都逐漸顯現。當我看到中英劇團排演此劇粵語版《異曲同夢》時，毫不猶豫地買票進場觀看了。

該劇故事以一九七六年荷里活製片人富蘭克林·謝潑德的慶功會開

始，一直倒敘到一九五七年為止。人們如觀看回放帶一般目睹富蘭克林如何從懷有作曲家理想的青年逐步與現實妥協，最後與好友道揚鏢的悲傷故事。

劇作結尾，富蘭克林和劇作家室友查理偶遇了住在同一棟樓的瑪麗，三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觀眾此時早已看到富蘭克林如何被世俗慾望吞噬藝術理想，看到了曾親密無間的好友如何走散，如此充滿青春理想的甜蜜結尾更襯出人生之苦澀無奈。

粵語版的富蘭克林由劉仲軒飾

演，他無論形象還是唱演都符合這一角色，將富蘭克林隱藏在心底的那絲遺憾把握得到位。飾演查理的尹溥程和飾演瑪麗的白清瑩都可圈可點，白清瑩通過化妝及服飾展現了人物氣質的變化，是細節上的巧思。

總體而言此粵語版唱演都在水準之上。不過第一幕富蘭克林前妻貝思在和他鬧離婚時唱的《流淚的歲月》未能釋放出應有的情緒力量。如同劇中其他幾首歌一樣，第一次出現時其實是解構過的「復現」，第二次出現時才是完整的版本，因為整部劇的時

間線是倒退的，這是桑德海姆音樂結構與劇本結構配合的妙處。

在青春歲月中之人高歌猛進，以為世界都是自己的，那時的我們如何能懂得歲月對人生的磨蝕，現實對理想的消磨，時光對友誼的沖洗。匆匆數十年後回過頭看，人生最遺憾的是那些「我們本可以」。



痴齋嚙語

徐成

逢周四見報



有時，思想也會在未成熟之前就從樹上掉下來。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 最後一次改鐘

加拿大像美國一樣，一年分標準時間和夏令時間，每年改鐘兩次。

每次撥快或撥慢時鐘都會引起一些怨言：影響睡眠，多了交通意外，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民意相當一致：改行單一時間。

但說歸說，每年改鐘兩次依然。理由是要跟相鄰的美國一致。

不知是不是因為近年加美關係欠佳，BC省長宣布，三月八日，星期日，本省改用夏令時

間。這是最後一次改鐘，時鐘撥快一小時，今後將維持不變。

上個星期六的晚上，女婿已過來幫我改鐘，因為我改鐘後把鐘掛回牆上有困難。掛鐘背後的孔很小，要掛回牆上的鐵釘需試許多次。女婿卻隨手便能掛上，所以每次都由他幫忙。我自己負責改鬧鐘、手錶、微波爐、焗爐上的時間。全屋共有十三個鐘，我每天依從它們的步伐來運作。

不用我改的時間在電腦上，

早上打開已是新時間。

最神奇的是愛貓趣趣，牠慣了在早上六點十五分叫醒我，餵牠吃早上第一餐。這天我在枕上已聽到牠的叫聲，看看鐘正是六點十五分，這老貓竟然知道已經改了新時間，真的「成精」了。



南牆集

阿濃

逢周四見報

## 《奔騰的海驢馬》

今年的除夕夜，當《奔騰的海驢馬》在央視春晚舞台唱響，無數觀眾熱淚盈眶。看似緩慢的舞步，卻讓人感到草原的遼闊，呼麥低沉，長調悠揚，萬馬奔騰的氣勢撲面而來。九十五名來自內蒙古的烏蘭牧騎隊員，與演員阿如那、歌手烏日娜一起，將這首改編自長調民歌的節目，變成了馬年春晚極為動人的記憶。

牧民常說：「馬是通人性的生靈，你待牠真心，牠便予你全力。」海驢馬是駿馬中的駿馬，沒有高大體形，卻有驚人耐力。牠毛色似海，目光如電，能跨越戈壁，能穿越風雪，在牧民心中，牠是草原的聖物。牧民與馬的情感，絕非簡單的役使，而是千百年來，共同穿越風雪後的，結下的生死之交。牠奮力奔跑的姿態，正是蒙古馬精神的生動體現，吃苦耐勞，一往無前。

春晚舞台上的烏蘭牧騎隊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為了發洩不滿，對一時不慎開罪自己的人還以顏色，最後卻被全民聲討，值得嗎？

人們常說「得饒人處且饒人」，不應無謂地動怒，簡單而言就是和平至上。這句話雖然是老生常談，但如果不懂開闊心胸、輕鬆生活，反而要對跟自己過不去的人和事都「以牙還牙」或「有仇必報」，那麼許多爭執、誤會與敵對都會無限循環。終日你來我往地想辦法報復，等於作繭自縛，無論生活有多美好，也會被仇恨遮蓋，處處烏雲蓋頂，烈焰沖天。

近日河北一名女子，就是為了報復，做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惡行，害人終害己。話說一間螺螄粉店內，女顧客甲坐錯了鄰桌女顧客乙的塑料椅。發現後，甲已立刻改坐另一張椅，事件本應簡單地完結。豈料乙懷恨在心，趁甲背着自己進食時，將數匙辣油湯汁倒進甲身穿的羽絨服帽子中，然後還若無其事跟同伴聊天。事後甲發現自己的羽絨服帽子滿

是湯汁油跡，跟店家看過監控錄像後，才知乙為了一個小小的誤會而肆無忌憚弄污別人的衣服，既可惡又幼稚，讓人沒法相信那是成年人的行為。

片段在網絡瘋傳，事主固然被網民「起底」，警方亦可證據確鑿地抓人。最終乙同意向甲道歉和賠款二千元，卻要附帶刪除視頻的條件，態度囂張，根本不是真誠地請求原諒。縱然甲接受，但大眾卻不打算輕易放過那個壞心腸的乙，要她面對應有的指責。筆者實在無法理解乙的心態，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報復一個只是坐錯位置的陌生人。事情荒誕至此，也不知乙的行為是源於恨，還是源於笨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